



这个元宵节有些特别

一线镜头

“消”灭潜藏的敌人 他是“安全列车”的最后一站

吴朋珊 付森 本报记者 寇勇

2月6日凌晨一点半,南昌动车所内灯火通明,虽已立春,但夜晚依旧是寒意逼人。

杨波和戈方舟先对手进行消毒,再依次戴好帽子、鞋套、手套,穿上一次性的防护服,最后戴上口罩和护目镜。杨波最近咳嗽有些复发,他又加了一层口罩,20分钟后,两人把自己武装得“密不透风”。

“来,帮抬一把。”杨波转过身,在戈方舟的帮助下,背起40多公斤重的电动喷雾器,紧了紧背带,带头弯腰钻进了空无一人的动车车厢,拧开喷头,开始了这一趟列车的终末消毒工作。

行李架、通风口、车厢连接处、厕所、地面、窗台、桌板、脚踏,杨波他们仔细喷洒,消毒药水通过细长的橡胶管呈雾状喷洒出来。很快,车厢里就充满了浓浓的消毒水刺鼻气味。

我是党员,我必须走在前面

杨波是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杀科的科长,科里一共7个人,担负着南昌、九江、鹰潭、赣州四地所有旅客列车的消毒杀虫工作。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疾控所临时从其他科室抽调9名职工,组成了16人的旅客列车终末消杀组,杨波任组长。

空荡荡的车厢,安静得有些憋闷。前方不知道有没有潜藏的“敌人”。穿着防护服,早已看不出谁是谁,但同事们都知道,背着大桶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杨波。“我是党员,又是负责人,还是我们组最年轻的,这就和‘排雷’一样,我抵抗力强一点,必须走前面啊。”杨波认为这是理所应当。



杨波与伙伴们在对列车进行消毒 受访单位供图

春节期,为了完成对所有旅客列车的全覆盖消杀任务,杨波年前连续加班一个星期,大年三十是他35岁的生日,那天忙到下午才匆匆踏上回家的火车。“我家住共青城,到了站发现电动车早放没电了,结果只能推着电动车走,九点多才到家。”杨波很无奈,这个生日没吃着家里的年夜饭,当晚还接到了单位让他取消休假的通知。“疫情当前,其实心里早有准备,虽然有点郁闷,但这是我的职责。”杨波大年初一上午9点赶回了单位,当天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相比预防性消毒,终末消毒的消毒水浓度要加倍,喷洒的部位要更细致。杨波时而抬头扬手,时而弯腰俯身,药水在背后的桶里不停晃荡。刚走到第三节车厢,消毒水便见了底。杨波往回走到车头部位,给桶里加满水,又撒了一把消毒泡腾片。“一列车8节车厢,差不多要用5桶吧。”杨波的护目镜里凝着水珠,声音听起来瓮声瓮气。

一列单编动车组大概200米长,杨波他们来来回回走了十几趟。40分钟后,这趟车的终末消毒作业告一段落。杨波说,最忙的时候,他一晚上对5列动车组进行过终末消毒。

等疫情平息,再带老爸回家

对于工作,杨波很有信心,但对于年迈的父母,杨波却担心又无奈。杨波的父亲去年12月23日检查确诊肺癌晚期,医生说可能是最后一年。“姐姐从山东老家赶过来,说一起过个年,陪陪老父亲,没想到碰见这事。”2月4日,因为杨波赶回了单位,杨波的父亲转到南昌进行化疗,只有60多岁的母亲一人陪护。可杨波母亲身体也不好,老人血压高,去年还因为眩晕住过两次院。“我特别放心不下,但这边走不开,只能打电话叫他们戴口罩、勤洗手,有事一定要打我电话。”

“病人1月23日坐过D3277是吧,车号麻烦查一下,车现在停在哪儿?”杨波又接到了一趟列车需要重点消毒的任务,他整理好心情,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等疫情平息,再请假带我爸回老家”。



杨波最大的心愿,是疫情结束后带患肺癌晚期的父亲回老家。 受访单位供图



武汉金银潭医院7楼ICU门外,下班后的医护人员加油鼓劲。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供图

等爸爸回来用私房钱请你吃牛排

2月7日 湖北武汉金银潭医院 阴刘远桥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

今天姐姐给我写了一封信,忙完之后静下心来细看,感慨字里行间充满了女儿对我的担心、挂念之情。大年三十那天,听到要被抽调的消息后我要出门,老婆在卧室里吼叫:“你莫冲动,不准去!”我没理老婆,出门后,手机便响起来,老婆在电话里的声音慢慢变成哭腔。电话那头,传来姐姐哭叫的声音:“爸爸,我不准你去,你知不知道病毒有多危险?我不准你去!”无论我怎么劝,姐姐就是不听,无奈我只能挂断电话。

这时,我也不禁有了一丝疑问:我是不是冲动了?整个培训期间,我在一片混乱思绪中度过,老婆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打,我一个接一个地挂。不过最后我决心已定,不再犹豫。

在家吃过午饭,我就背上行李去办公室,出门时跟姐姐说:“等爸爸晚上回来吃饭。”姐姐这时心情好了很多,跟我说:“爸爸早点回来,婆婆做了很多好吃的。”下午,信息逐渐明确,当晚就要出发,家是回不去了。一忙起来,也顾不上跟家里说。晚上七点半,我们出发了。这时,我接到老婆的电话叫我快回家吃饭,我说:“我们出发了,现在去机场。”电话那头是一阵沉默……我也沉默了。我想告诉老婆平时存的一点私房钱放在办公室的什么地方。我忍住了,我想我会回来的,希望这就是个永远的小秘密吧,回来用这些钱给我最爱的姐姐买衣服、吃牛排。

没有谁天生就很勇敢。在这“单链RNA”的笼罩下,我们的队友仍然迎难而上、不畏艰辛、不畏病毒。或许有人会问,是什么支撑我们的队友这样做呢?毫无疑问,“战友”们都怀着崇高的信仰,“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武汉加油!武汉必胜!

很多女医生和护士开始‘太空漫步’,动作要轻柔缓慢,但大脑要敏捷,思路要清晰。

白衣战士抗疫日记

今晚又要开新病房了

2月8日 武汉同济医院 阴王军红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北医三院急诊科医生

今天是来到武汉的第14天,昨天北医三院第三批队员跟我们前两批队员顺利会合。

昨天下班后,我们搬到了距离医院24公里的酒店,虽然通勤远了很多,但想到能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心里还是说不出的高兴、激动。

任务紧、时间短,第三批队员中有些人还没来得及跟家人告别,就背上行李、拉着行李箱赶赴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急诊科的田蕊没能跟着第二批一起来武汉,一度非常伤心。当昨天下午通知她能够援鄂时,她高兴得跳了起来,自己的满腔热血终于可以挥洒了。她说,等女儿长大以后,一定会为她这个勇敢的妈妈骄傲。

付源伟医生的爱人也是急诊科医生,两个人都报名了,他们的女儿才7个月大。付源伟说:“作为湖北人,时隔11年,重返江城。这曾经是个充满生机的城市,是我曾经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有我很多美好的回忆,我一定要为武汉的‘春暖花开’做些事情,‘we are 伐木累’。”

还有消化科的陆浩平医生,他说:“昨天下午收到紧急召集,今天一早就以北医三院第三批援鄂医疗队队员的身份,作别北京的寒风冷雪,准备迎向武汉的行云行雨。大家携手同行,即使征程千万里,也无畏惧。”

今年的元宵节有些特别,小汤圆在碗里显得格外欢快。今天晚上又要开新病房了,新队员和老队员合作,新来的小伙伴们都在积极准备,希望疫情能尽快好转。

谨慎对待每一位患者

2月7日 武汉市新洲区中医院 阴李玉红 青海省首批援鄂医疗队队员、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

清晨,起床洗漱完毕,简单吃完早餐,乘车前往医院。通过医护人员专用通道,进驻各自的病区。在清洁区更换洗手衣,做好防护,准备就绪。

汪元俊副主任、吕荣华副主任以及我和同事们,先在缓冲区医生办公室回顾前一天的收治患者,详细分析患者的信息及影像学改变,对病区的

人们都说我们是白衣天使,我特别希望自己就是真正的天使,能消灭所有病毒,给人间带来健康和快乐。

好消息一定会越来越多

2月8日 武汉金银潭医院 阴殷俊 国家援鄂医疗队队员、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重症医学科主管护师

2019年的冬天,有人因新冠肺炎没能熬得过去。现在立春已经过去几天了,天气渐暖,我想,“疫”的春天应该也要来了。

我所在的ICU病房,是个“周转”很快的地方。有的人没能熬过这场“战疫”;有的人逐渐好转,转移到其他病房了。有些生命可能在这里戛然而止,但希望总是有的。

我照顾的病人中,有一位24岁的年轻姑娘。她插着管,上着呼吸机。呼吸机上参数很高,但她的血氧饱和度还是不好。医生决定要给她翻侧卧位。

以前在自己科室,翻侧卧位是件很轻松的事。但在这里,这成了一个“高难度”动作。全副武装的我们,像只大家熊不说,每一次用力操作,汗水都会在防护服里不自觉地流淌。每做一个动作,我们都不得不停下来深呼吸一下,不然自己就窒息了。

为了完成这个动作,我和两位女医生、一位女护士,四人花了半个小时,才安全地给患者摆好侧卧位,助力患者的血氧饱和度慢慢上升到95%。

看着她,我就想,美好的世界还等着年轻她去,希望她能挺过去,从此劫后重生。

是的,希望总是有的。现在,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已启动,全国各地的医疗队伍,也在往这里集结支援。这里的希望,会越来越大。好消息,也一定会越来越多。

人们都说我们是白衣天使,我特别希望自己就是真正的天使,能消灭所有病毒,给人间带来健康和快乐。



湖南省人民医院“95后”男护士易俊丰在防护服上写下为抗击疫情加油的文字。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摄



郭阳虎摄

一对夫妻,能看见彼此,却不能相拥、不能牵手,只因他们中间隔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玻璃门,这一令人既感动又心酸的场景就发生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隔离门内外的夫妻,近在咫尺的守望

洪建国 张芸 本报记者 张强

眼神脉脉,你守望着我,默不作声;纸条传话,我守望着你,泪已两行……

一对夫妻,能看见彼此,却不能相拥、不能牵手,只因他们中间隔了一道密不透风的玻璃门,这一令人既感动又心酸的场景就发生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后,该医学中心成为北京市定点收治医院。为了守护人民的健康,这里的白衣卫士们不畏生死、不讲条件,毅然决然地冲到了抗击疫情第一线,军人吴丹、顾风军这对夫妻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

利用“职务之便”,见妻子一面

1月22日,护士长吴丹一下子扎进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病区,每天忙碌着全力护理确诊患者。她已十几天没和同在医院信息中心工作的丈夫见面了。为实时便捷掌握患者病情,吴丹所在病区要在

清洁区安装病历查询系统。身为工程师的顾风军得知消息后主动承担安装任务。

2月1日,顾风军来到确诊病房的清洁区,很快就将系统安装好,但他久久不愿离去,只想见一眼妻子。

当时他和妻子身处同一楼层,但一道清洁区与半污染区之间的隔离门,挡住了夫妻俩的相聚。顾风军站在隔离门外,透过门上的玻璃向里面望去,希望能看见妻子的身影。

作为确诊患者病区护士长,吴丹以身作则,每天穿着厚厚的隔离衣忘我工作。鼻梁和脸颊被口罩压破了皮,脸憋得通红喘不上来气;胶皮手套中的双手被泡得起了褶皱;长时间不喝水,嗓音也变得沙哑。这些天,她的心思都在疫情防控 and 病区患者身上,忙得没时间和丈夫联系。

这时,吴丹刚刚参与抢救完一名危重患者,脱掉隔离衣到护士站稍事休息,不经意间看见隔离门外的身影,一眼认出了自己的丈夫,只见顾风军一边竖着大拇指,一边微笑着看着她。此情此景,让这位坚守在传染病防治一线22年的铿锵玫瑰眼眶湿润了。

吴丹缓缓地 toward 隔离门走去。看着妻子瘦弱的脸颊,顾风军心疼至极。此时此刻,千言万语只能化作彼此的深情凝望。就这样,一个在隔离门里,一个在隔离门外,夫妻俩相见了。

隔离门阻挡了亲人的相聚,但阻挡不了互诉衷肠的思念。厚厚的隔离门内外,说话是听不清的,顾风军连忙拿出笔和纸:

“还好吗?”吴丹点点头。

“累吗?”吴丹摇摇头。

“家里有我,不用牵挂。”隔离门内,吴丹为丈夫竖起大拇指,并比了个心。

就在这时,吴丹突然接到收治新入院患者的通知,来不及多说,她向丈夫挥挥手,转身跑进更衣室,准备再次冲进病房。顾风军在隔离门外望着妻子的背影,他还没来得及告诉女儿对妈妈的思念。

知妻莫若夫,理解她也支持她

知妻莫若夫。顾风军知道吴丹的脾气秉性,也

更加理解她。因为她在抗击非典、援非抗埃中都是这样风风火火、不畏生死。

2003年,顾风军和妻子正在谈对象,听说吴丹被选为第一批进入非典患者隔离病房的护理人员时,顾风军劝道:“别去了,太危险。万一感染上怎么办,咱们还没结婚呢?”

妻子说:“我是传染科护士,更是军人,疫情来了,就得往前冲。我会照顾好自己,回来我们就结婚。”非典疫情肆虐期间,吴丹在隔离病房工作多长时间,顾风军就在家里担心动多长时间。也是在那一年,两人结了婚。

2014年,吴丹又作为我军首批援塞医疗队队员跨越两大洋、三大洲,奔赴西非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

临行前,顾风军对她说:“你代表国家和军队出去,干得都是大事,我支持你。但你一定要注意好安全,我和女儿在家等着你!”

一道小小的隔离门,虽然隔离了夫妻相聚,但隔离不了顾风军对吴丹的牵挂,隔离不了吴丹对家人的思念,更隔离不了他们的初心。